



樊晓梅

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

湖南美术出版社

樊晓梅·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湖南美术出版社



目 录

文 本

樊晓梅·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

1 我的故乡安塞(2—5)



2 我爸我妈(6—9)

3 我的童年(10—13)

4 妈是我的启蒙老师(14—16)

5 安塞的婆姨艺术家们(17—31)

6 离开我妈的日子(32—35)

7 走出黄土地(48—51)



8 离开我爸的日子(52—53)



9 走进秦王宫(54—57)

10 我的老师陈山桥(58—60)

11 山东大哥鲁汉(61—63)

12 东瀛表演记(64—67)

13 为克林顿剪作品(68—73)

14 在枫叶之国做客(74—77)

15 我的剪纸梦(78—80)

16 重返黄土地(172—196)



目 录

● 作品

樊晓梅 · 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

① 安塞婆姨艺术家的作品(21—31)

捻线线 · 艾虎 · 牛耕图
串辣角 · 吹笛娃娃
戏鱼娃娃 · 抓鱼娃娃
赶毛驴 · 鸭子吃白菜
送子 · 过河



③ 我的剪纸作品(81—171)

——鸟 · 鸡
——鱼 · 蝴蝶
——龙 · 凤
——虎 · 牛
——其他动物
——抓髻娃娃
——农家生活
——腰鼓
——吉祥图
——喜字 · 团花
——新作



我的故乡安塞

樊晓梅 · 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



我的故乡安塞，是陕西北部的一个小县，这里虽然还很穷。可却是闻名全国的剪纸和民间绘画之乡，也是著名的民歌之乡和腰鼓之乡。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张新窑村度过的。对那时的记忆，是朦胧的，又是清晰的……



我的故乡在陕北安塞县最南边的一个小村，它叫楼坪乡张新窑村，这儿离革命圣地延安只有七十里地，离八路军张思德当年烧木炭的石峡峪仅二十里。

那时候，家乡的冬天特别冷，最冷会冷到零下10多度，村里的人穿上很厚的棉衣棉裤。早晨起来，院子里滴水成冰，山峁峁的背阴处结上薄冰，河沟沟里结上厚厚的冰，一直到农历六月才化开。到河里打水，冰有一只水桶那么厚。每到冬天，这里的人就基本不下地干活了。男人上山砍点柴，女人在家缝缝补补，做做针线，男娃娃们会上冰河去溜溜冰，女娃娃会踢踢毽子，老人会整天坐在自家的暖炕上……

那时候，几乎一年四季天都那么蓝，云都那么白。我们这儿全是山，站在山峁峁上，四周都是山

梁，一眼望不到边，简直不知道山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山是一片黄色，即算到了春天，山上有了绿色，远看依然是一片黄，走近看，才能看到有庄稼。

这里的人和这里的山一样，都是那么憨厚和实在。我们村的人本来都很有灵气，那是我们村水好，村谚说：“张新窑人吃河里水，娃娃养了一大堆。”我们村的人都长得好，邻村都出肥汉（弱智儿），我们村就没有一个。水好，娃娃生得多，可养不起呀！更上不起学。这儿的人祖祖辈辈贫困，没有办法走出这片大山，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年复一年被捆在贫脊的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里的庄稼一年一季，主要是糜子、谷子（小米）、黄豆、玉米、荞麦，最多的是糜子和谷子。每

▼ 远处就是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张新窑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家的窑洞，只是现在的窑洞已由我大哥翻新了。





糜子谷子摆上场，
连枷儿打得啪啪响……
《信天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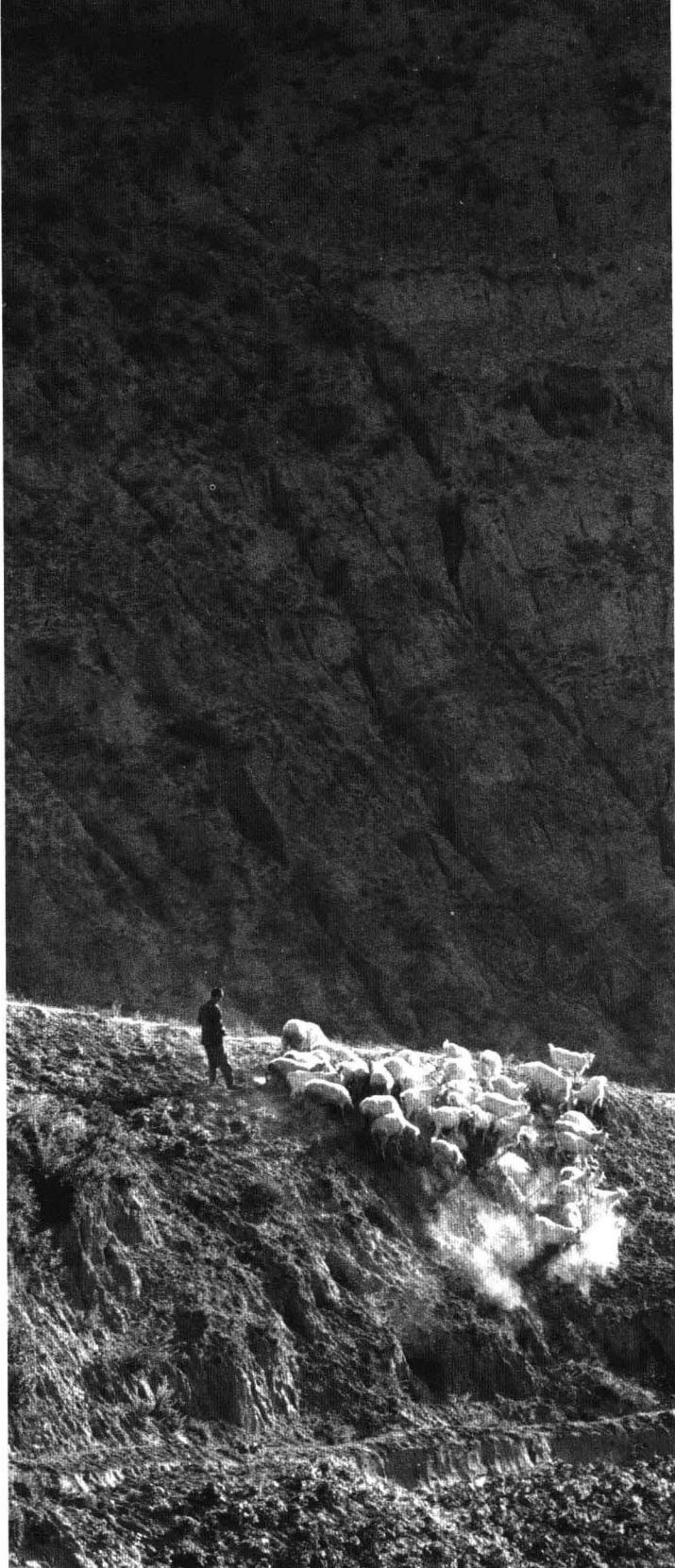
▼ 日头升起后，牧羊人赶着羊群出了村。

到农历八月，种上的糜子、谷子，会出现一片片金黄色，散落在山顶、山腰和河沟里，给人带来一丝充实和喜悦。村里人最忙的是农历四月和八月。四月，种上的豆子和谷子该锄草了，糜子开始下种，备耕荞麦地。八月秋收，糜子、荞麦、谷子、豆子先后都要收割啦！一直要忙到九月。山峁河沟，收开了庄稼，赶牲口的吆喝声，晒场上，扬场打谷，连枷的击打声，可热闹呢！庄稼人盼的就是收成，粮食进了仓，庄稼人心里就踏实了。

这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猪和养鸡，也有部分人家养羊，最多的一户能养上四五十只，都是山羊。早晨日头升起后，放羊人赶着羊群满山遍野地信天游，哪儿有草就吃到哪。差不多每户人家都有骡和驴，用来耕地、运输和碾磨（碾米和磨面），养的羊会去卖钱，舍不得宰杀，逢年过节都吃猪肉。河沟里没有鱼，因为水浅，村里人吃不到鱼，逢年过节，婚嫁喜丧办酒席，兴讲究的人家会用木鱼蘸上汤摆在席上，以示年年有余。这情节在电影《黄土地》中就能看到。

这儿最让人发愁的是旱灾，河里没有水，地裂开了缝，庄稼晒死了，全靠井里的水浇庄稼，有时井里的水也越来越少……那时候，村里还流行一阵克山心脏病，得病的人气喘咳嗽，也有人送了命……嗨，这些事是听我大哥和二哥说起的，我也不会有什么印象，就甭提了吧！ *

► 牧羊人赶着羊群满山遍野地信天游，哪儿有草就到哪。



3 我爸我妈

樊晓梅 · 一个安塞姑娘的剪纸故事

我爸性格温和，从不见他发脾气，我妈个性特强，能干而有主见。我爸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长，我妈是村里能描云剪花的巧手。



▲ 这是我家的老窑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它前面，我大哥打了几孔新窑洞。

6

我的家在张新窑，听我大哥说，张新窑的来历是这个村迁来的第一户人家姓张，就取名张新窑。

张新窑最初只有20多户人家，张姓、刘姓居多，樊姓只有我们一家。樊姓是榆林地区横山迁来的，红军时期，横山是闹游击队的地方，民歌中有“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下来游击队”的句子。那时候，横山人口多，自然灾害严重，祖辈就从横山来到了这里。

张新窑的人伴山凿洞而居，家家户户住的是土窑。陕北地区的窑有两种，一种是土窑，一种是石窑。土窑打在山崖上，石窑砌在山边边，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就砌石窑，我们村里人穷，大多数住在土窑

里。我们家一共有三孔窑，两孔住人，一孔做仓窑。

我爸叫樊仲富，出生于1933年1月3日，我爸3岁时随爷爷、奶奶从榆林横山迁来安塞，爸爸家里很穷，主要生活来源靠爷爷种地，爸爸9岁时就给人家揽（放）牛、揽羊。17岁那年轻媒，在大台村张家当了上门女婿，因为张家没有男娃，女子有仨，就我妈一个没定亲。爸妈成亲后，家里仍然靠种地为生。

我爸性格温和，不吸烟，不喝酒，从不见他发脾气，劳动力可是村前村后最强最出名的一个。干起活儿来，解不下饿，解不下渴（不怕饿和渴的意

思),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们家5个女娃, 2个男娃, 爸爸对娃儿从不打, 从不骂, 吃的东西全让给我们吃, 自己常常挨饿。他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长, 干了四五年支部书记, 总是走在人头, 吃在人后, 还评过乡里的劳动模范。

我妈叫张芝兰, 1939年八月初六出生, 妈妈祖上也是横山迁下来的。张家也很穷, 外爷长年有病, 家里只有三个姊妹, 妈是老三。

我妈个性特强, 能干而有主见, 办事利索, 对孩子可严呢, 谁不听话就打, 一点不留情面, 这与爸爸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我是姊妹七个中最小的, 妈妈对我还是比较溺爱, 在我的记忆中, 几乎没有挨

过妈的打, 好吃一点的东西, 像鸡蛋、西红柿等, 妈都会给我留一份。

妈从12岁时就患有支气管炎, 身体较弱, 在家里操劳家务, 管7个孩子, 还要侍候我外婆, 外婆在炕上瘫痪了整整24年, 可想妈的负担有多重, 心里有多苦。

妈妈从小就喜爱剪纸绣花, 只是开始并不太会, 就跟邻家一位老大娘学, 老求人家, 那老大娘也烦了。我妈就自己用一根木棍棍在地上比划, 试着自己画花样。在乡下, 童鞋、童帽、牌牌(围帘)、肚兜、围被及针扎等, 都要在上面做花样, 妈妈渐渐都会了, 成为村上的巧手。



► 我爸和我妈留下的惟一的一张合照。我身边已没有了, 是在甘泉我四姐家找到的。(1989年摄于楼坪乡)



▲在县创作班，妈妈认真作画的那股劲，特别让人佩服。
(1990年8月·张德祥摄影)

80年代初，县文化馆有一个叫陈山桥的美术辅导干部，到乡下搞民间美术普查，看哪家婆姨巧，能剪善画的，抽调一批到县里办学习班，开始做剪纸，后来画上了农民画，安塞的民间美术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搞腾起来了。

妈就是这一批中发现的巧手婆姨，她和安塞的许多婆姨艺术家一样，在村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但她们一搞起创作来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个个心灵手巧、气势不凡。妈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先后收入到《延安地区民间剪纸》、《安塞剪纸》、《安塞民间美术精品》等画册中。她的代表作品有《对火》、《羊顶架》、《鸟》、《牛头》等，有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被艺术院校保存。特别是妈的晚年“绝笔”剪纸《鸡》，一组十幅，个个构图奇美，技艺精湛，她的剪法、刀工及处理手法完全趋于成熟，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妈妈到了晚年，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其实她年纪并不大，才50多岁呢，就未老先衰啦！是病魔（肺气肿加上心脏病）把她给折磨的。这一时期，妈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一批农民画，这批作品以她的生活为背景，通过独特的艺术感受，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大胆地创作，成为了安塞农民画的代表作品。如《三个老汉》、《鱼》、《双鸡》、《狮子》、《毛猴抽烟》等，其中《谷林间》和《孵小鸡》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法国独立沙龙美展”，后被英文版《中国妇女》杂志介绍到国外；《毛猴抽烟》还荣获“首届全国农民书画大奖赛”三等奖。

妈妈去世的那年秋天，她拖病到县里参加了最后一次剪纸创作班，她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以惊人的毅力，用颤抖着的手剪下了一大批作品——几十幅不同样式的《鸡》，这就是妈留给我、留给安塞人民，也是留给世界的最后一笔财富。 *



▲ 母亲到了1990年夏天，已经看得出身体十分虚弱了。（张德祥摄影）



▼ 我妈的农民画代表作《狮子》。



▲ 我妈的农民画作品《毛猴抽烟》获得“首届全国农民书画大奖赛”的三等奖。



▲ 我妈的剪纸作品《娃娃戏鸡》。

我的童年



▲五岁时和十三岁的四姐、四岁的外甥一齐照相，手里举着花，除四姐在微笑外，我俩还在发愣呢！（1983年）

我的童年，是苦涩而艰辛的童年，人们常常喜爱回忆童年的往事，而我却并不想去回忆它，往往一想起那时的岁月，就不免会涌出一阵心酸……

我出生于1977年2月11日，那年，我妈已经38岁了，家里已经有了6个（4个姐姐、2个哥哥）。陕北农村正在实行第一批计划生育，按政策，我妈应实行人流，因为她身体太差，就让留下了。由于家里女孩多，妈盼望最后能生一个男孩，结果又生下一个女孩，这下可惨啦！我妈一下将我扔进尿盆里，说：“这么多女孩，我不要了，我也养不过”。二姐看我胖乎乎的，觉得是条命，就把我从盆里抱起来，

用她的外衣包着我，我就这样活了下来。

我生下后，看我是实行计划生育的，大家就叫我“生育”（村里同时出生的一个超生男孩，叫“计划”）。后来，两岁时，因为村里对我的四个姐姐分别叫大女、二女、三女、四女，轮到我该叫五女了，三姐觉得不好听，就叫我晓梅，父亲也亲切地叫我梅娃。

听二表哥白成材说，我小时候爱哭，家里请人做了一个护身符，把符包在布里面，三角形的，缝在我衣领上，后来就不哭了。

听大哥樊永强说，我是姊妹中最小的一个，他们都让着我，我小时候身体可好呢，像男孩，个性很强。我比他的女儿小燕才大两岁，我俩常打架，小

燕每次过来（我们已分家另住），我就问：“你们家吃什么？”“我们家吃米汤稀稀。”“你们家怎么老吃米汤稀稀？”“就是嘛，你们家吃面条，我得吃一碗！”“不给你吃！”于是就打起来了，家里人来劝架，我还骂他们呢。

听三姐樊永萍说，我小时候可调皮呢！下地干活回家，要我大哥背我，背过一个峁峁（山坡），还要背，又背过一个峁峁，还要背，一直背过了十几个峁峁，直把大哥累得够呛，我还不肯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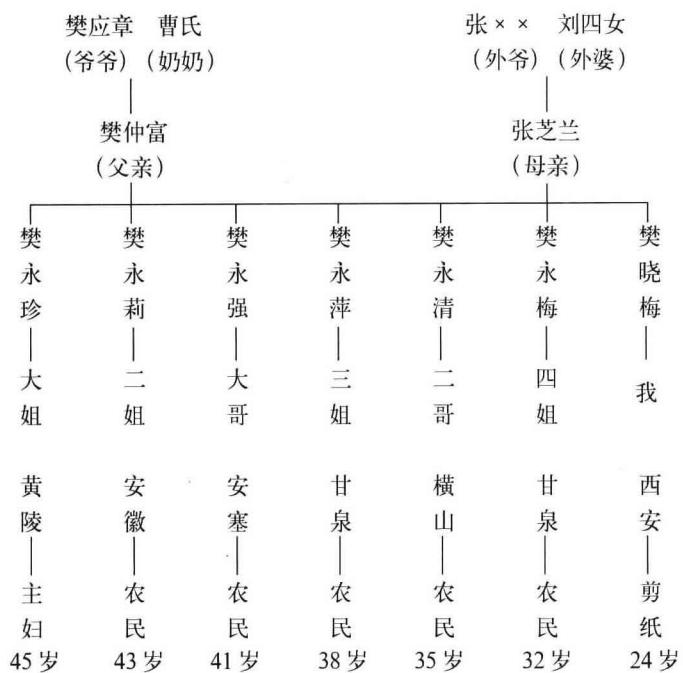
听四姐樊永梅说，爸爸妈妈最疼我，我跟我妈最亲，到了十多岁，还跟着妈睡，上学了，还总挂牵着妈。我从小就很有个性，八九岁时，给家里揽驴，自己家一头，大哥家一头，我就把大哥家那头驴的嘴用笼子套住，还把大哥家的豆子拿来喂自家的驴，大哥气得骂也不敢骂。

我们家分有七八十亩地，咋一听，还说我们家是地主呢。其实，这些地都是山上的荒地，真正的好地只有两亩多一点，种些大豆、荞麦、糜子和谷子什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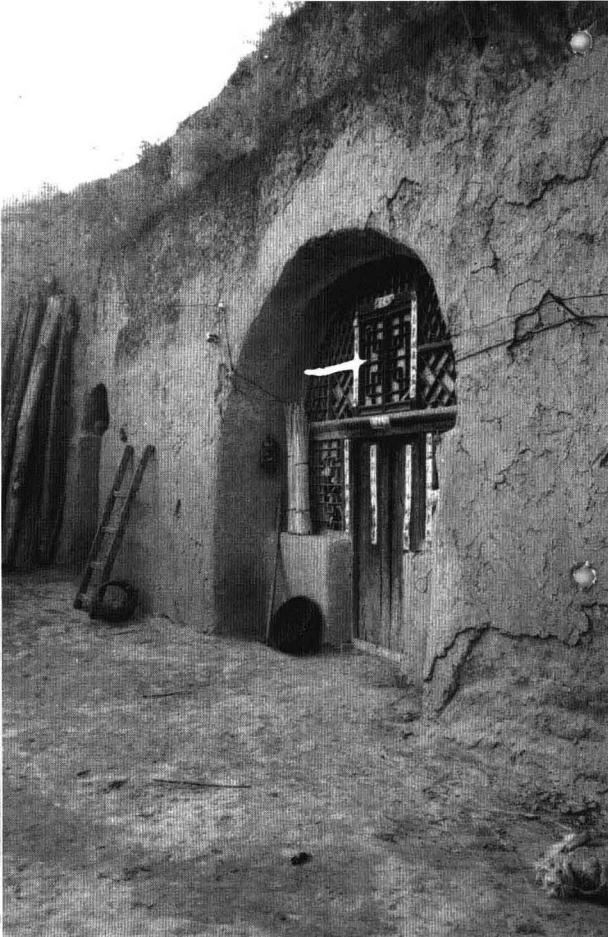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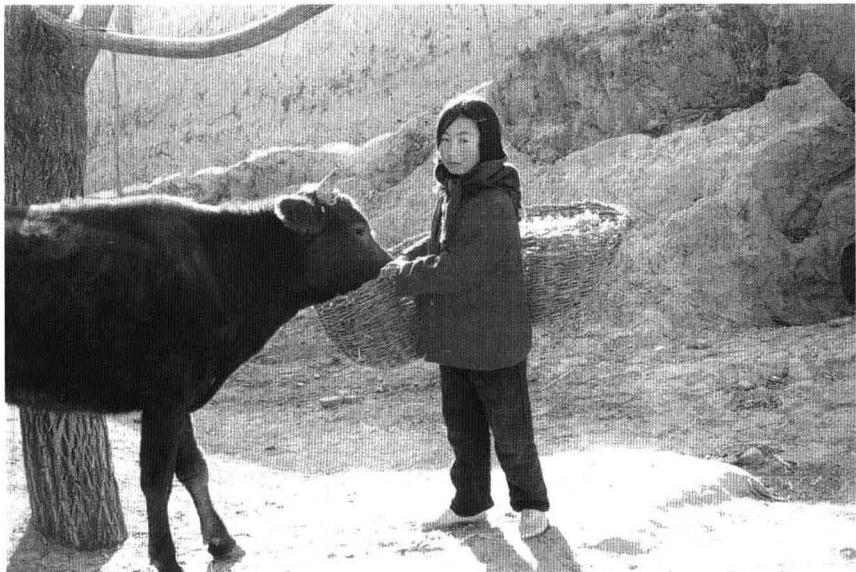
小时候，我常跟着我爸和三姐下地，有时要跟着翻几个山峁峁，到了地里，他们种地，我在旁边玩，弄个土疙瘩，或摘一朵野花，逗得他们开心。7岁那年，爸爸送我上小学，我在家里呆惯了，不愿意跟别的孩子玩，就不大愿意上学。送了好几次，我都不愿去。半年以后，慢慢我就习惯了。

上小学时，我们家里有一段光景还算不错，吃的、穿的都比其他小伙伴要好一点。那时，我觉得自己特幸福。但是，我最害怕的是放学回家，我妈在炕上躺着。因为从我记事起，我妈身体就一直不好，妈





我家三代人



▲ 哟！我的5岁童年。

▼ 我就是在这孔窑洞里长大的。



▲ 每天清早，我沿着这条小路去上学。



▲ 7岁那年，我上了冯庄小学。

妈的身体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所以，妈妈的身体好坏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好坏。三年级时，我妈身体好了一段，我的成绩到了班上第一名；妈妈的身体一坏下来，我的成绩就开始降下来，上课也没有心思，心情恍恍惚惚没有个主。那时三姐、四姐成绩都不错，只有我成绩不好，他（她）们都纳闷：“看她平时蛮聪明的，怎么就念书念不好呢？”大家都不理解我，只有我自己把对妈的牵挂藏在心里头。

13岁那年，我进了楼坪乡中学，开始我还特别高兴，又换了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学校在楼坪镇，离

家有20里路，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由于家里负担重，我每次去学校，家里给带上一口袋馒头，凑合着吃一个礼拜，一日三顿，每顿吃一个馒头，又没有菜，到后来几天馒头干得难以咽下。半年下来，我的胃出了毛病，看到馒头就害怕，直到现在我还不爱吃馒头。其实，家里白面全省给我吃了，我这边照样还是挨饿。加之经常想家，想着生病的母亲，我再也没有心思上学了，读了不到一年，我终于辍学了。这事到了现在，我才有了后悔，觉得自己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实在是我一生中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 这是我只上了一年的中学——楼坪乡中学。



妈是我的启蒙老师



▲ 在县创作班上，妈妈起稿勾线，我帮着上色，那时候，我留了一个男孩头。（1990年8月 张德祥摄影）



“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
安塞民歌《迎亲歌》中有这样一句词，看谁家女子是否聪明灵巧，会把她与剪花联系在一起。

安塞妇女都爱剪花。我学上剪花，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妈一直身体不好，脾气也大一些，当时我哥、我姐都不太适应她。我是小女儿，妈对我有些偏爱。记得七八岁时，我妈逢年过节，总爱剪些窗花，贴在窗户上，我觉得好玩，就偷偷在一旁捡起妈剪剩的纸尖尖，用剪子学着剪起来。妈妈看着特别高兴，她希望我能学上一手剪花的本领。按村上的习俗，谁家女子能剪花绣花，就算是能干的巧女子了。

8岁那年腊月放寒假，妈妈带我第一次出远门，去的是内蒙古乌审旗我舅舅家。在那里，妈妈发挥了她一手剪纸特长，给舅舅家，还有街坊邻居家剪